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

譚溯澄

西太平洋，是泛指密克羅尼西亞羣島以西、中國大陸以東、北起蘇俄的堪察加半島，南至印尼、澳洲一帶的廣闊海域。自去年越戰結束後，美國對全球各戰略區重視的比重，固然又重新由亞洲而轉回到歐洲，但誠如季辛吉於三月十八日在參院外交委員會就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的外交政策所舉行的聽證會中說：「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大國之利益，均於亞洲地區交錯，在未來數十年內，亞洲地區的穩定將是世界和平的關鍵。」三月二十五日，福特總統簽署了一項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同意給予馬里安納羣島享有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相等的政治地位，即馬里安納羣島的一萬四千五百名居民均將成爲美國的公民，而外交國防均由華盛頓代表行使。從此以後，不僅在法上確定了美國得以永久佔據馬里安納羣島，並且在戰略上，更使美國的領土防禦線直接深入了西太平洋。

一 西太平洋的海權形勢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曾在亞洲大陸從事了兩次大規模的戰爭，這兩次戰爭均係以美國運用強大的海權力量，確保了美國國內至亞洲戰場的海上運輸補給線，爲其進行戰鬥的先決條件。韓戰的結果雖未能徹底摧毀北韓，但總算勉強達成了「有限戰爭」的目的，維持了南韓的獨立。越戰結果則不僅美軍師老無功，且在國際局勢與美國國內政潮之雙重衝擊下，竟使美國多年來所盡心培育的南越百萬大軍，在極短時日內，全部被北越軍擊潰，影響所及，寮國、高棉亦隨之變色。檢討美國在越南所以失敗的理由，原因固不止一端，但遠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當越戰逐步高升之際，美國未能充分運用強大的海權力量，切實阻止俄共對北越的軍事支援，厥爲重要原因之一。如當時詹森總統能夠當機立斷，提早在若干年前，即實行日後尼克森總統

下令封鎖北越海港之政策，藉以切斷蘇俄及東歐共產國家的貨輪載運軍火，輸往海防，則必將對後來越戰的發展，產生長遠而有利的影響。由此例可知，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主要係奠基於海權上。如美國不能對海權加以充分而有效的運用，縱使如越戰中以五十萬以上的大軍勇猛投入陸地戰場，亦不足扭轉頹勢。

就西太平洋當前的海權形勢論，在東北亞區內，係以日、中、韓三國爲重心。由於日本高度的工業發展成就，以及其一億以上的人口，使得美國不得不將美日間的關係，看成爲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利益的基石①。日本在國家安全上的最大缺點爲，因受制於本國憲法的規定以及國內情況的特殊性，日本無法在一九七〇年代實施大規模的擴軍，以使其國防的統合戰力能達到和工業發展進步速度成正比的狀態②。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仍必須依賴美國的核子傘保護，並且在維持其外來油源的輸入孔道上，仍得借重於美國的海軍力量③。東南亞區域可以南中國海爲一天然界線，在南中國的西北方，屬於中南半島範圍，在南中國海的東南方，則爲南洋羣島的範圍。由於南中國海礁嶼甚多，故南中國海不僅不能成爲目前當北越勢力四向擴張之際，作爲菲律賓國家防衛的屏障，反而因兩國對南中國海某些礁島的窺視，而形成菲律賓與北越國家間利益衝突加劇的焦點。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各國中，唯一既位在中南半島界限內，同時又有領土在南洋羣島中的國家。除新加坡一國面積狹小，較易治理外，無論馬來西亞、菲律賓或印尼，均需透過海上的聯繫，始能緊密地維持其領土的完整。尤其印尼，乃世界上最大的「羣島國」，人口超過一億，不僅在地略上具有重要價值，而且資源蘊藏豐富，在未來必爲各列強所極力爭取④。經由暹羅灣、印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所屬的婆羅洲領土，可從海上與泰國相聯。泰國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海權結構上，其地略位置雖居較輕地位，但泰國爲維持中南半島權力平衡的重心，

，如果泰國不幸陷於共黨，則中南半島的均勢必傾斜於共黨一方^⑤。況且克拉地峽 (Isthmus of Kra) 位置特殊，如果計劃已久的克拉地峽運河開鑿成功，則泰國將成爲中南半島諸國中，唯一由人工而達成的貫穿太平洋與印度洋兩洋海域的國家，其形勢之重要性，將大爲增高。

南洋羣島一帶水域，爲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航運聚集地，而美國由關島基地駛往印度洋從事定期佈防的核子潛艇，無論是經由班達海 (Banda Sea) 而穿越峇塔海峽 (Wetar Strait)，或經由菲律賓南方的西里伯斯海 (Celebes Sea) 而通行至馬加撒海峽 (Makassar Strait)，然後再穿越爪哇附近的龍目海峽 (Lombok Strait)，都必需印尼政府的諒解與合作。在北由日本、南迄印尼的一系列非共國家中，目前除印尼外，均是石油的輸入國家。韓國在黃海一帶，中華民國在台灣海峽一帶，雖也發現了石油或油氣，但因開採石油所需資金的浩大以及鑽井工程的艱難，在短期間內，尙無法從事大量生產，以滿足國內迫切的需求。因之，美國如有意繼續保持東北亞與東南亞各非共國家的經濟成長，並積極促進該地區的穩定，則美國必須運用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權力量，維持由東北亞海域、經東南亞海域，以迄印度洋一帶的海上運輸之暢通。美國如不能確實提供此種保障，則不僅西太平洋各國的安定發展將遭受重大的阻礙，即構成美日聯盟關係之基礎的「美日安保條約」，恐亦將退化爲「有等於無」的狀態了。就海權觀點言，美國當前所感覺到最爲擔憂的，在東北亞方面，蘇俄的遠東艦隊實力不斷地在擴張中，所給予日本和韓國的壓力逐漸加大，美國海軍軍令部長郝樂威上將於本年二月二日在衆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即明白表示美國業已喪失其對日本海過去一度曾享有的絕對控制權。

二 蘇俄在西太平洋艦隊實力的增強

蘇俄在西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主要是以海參崴爲中心。海參崴地處大彼得灣 (Peter the Great Bay) 內的一個突出半島上，半島左方爲烏蘇里灣 (Ussuri Bay)，半島右方爲阿穆爾灣 (Amur Bay)。海參崴之對面，有一岩石小島，名曰俄羅斯島 (Russian I.)，乃重要的要塞地帶，對海參崴形成了天然的外圍屏障。俄羅斯島與海參崴間有海底隧道相通，工程鉅大

，兩地相互支援甚爲捷便。大彼得灣一帶軍事基地特多，海港亦不祇海參崴一處。除海參崴外，如波塞特 (Poset)、諾夫哥拉斯基 (Novgorasky)、提京 (Tykin) 和那霍特加 (Nakhodka) 等，亦均可供軍艦停泊。蘇俄的太平洋艦隊下轄有兩個主要組成部份，一個集中於海參崴，另一個則集中於庫頁島對面韃靼海峽的蘇維埃港 (Sovietskaya Gavan) 附近。遠東艦隊的潛艇除停泊於大彼得灣外，多分佈於庫頁島、千島羣島等地。堪察加半島上的彼得羅巴夫羅夫斯克港 (Petropavlovsk)，是蘇俄在北太平洋上的最重要的潛艇基地，由此駛出的潛艇可以不必經由他國海峽而直接進入太平洋。鄂霍次克海 (Sea of Okhotsk) 沿岸海港雖多，但因冬季嚴寒，結冰期長，故不佔重要地位。在過去十年中，蘇俄的太平洋艦隊實力一直在增加中，尤其火力的增加，更是值得注意。據悉自一九六五年迄今，整個太平洋艦隊的火力已增加達三倍之多^⑥。依日本防衛廳去年十月間的估計，蘇俄的太平洋艦隊曾在過去十個月內，由原有的五百四十艘艦艇，增至七百五十艘，而總噸位也由九十七萬噸增至一百二十萬噸，其中作戰艦艇約爲一百七十艘，包括重要的水面軍艦七十艘以及另外的一百艘潛艇 (三十艘爲核子動力者)。

蘇俄太平洋艦隊中，最新式的潛艇係「揚基」(Yankee) 型者，其潛航時之排水量爲九千噸，裝有 SSN—6 式的飛彈發射器十六座，射程約爲一千三百哩。以此種射程推算，如一艘蘇俄潛艇在日本海活動，不可能對美國本土形成威脅，但大部份毛共的重要工業區則均在其射程範圍內。「揚基」型潛艇最先在一九六九年加入蘇俄海軍服役，但翌年即發現有該型潛艇在太平洋艦隊中活動，由此亦可見蘇俄國防首腦對太平洋艦隊的重視。目前蘇俄海軍共有三十三艘該型潛艇服役，其中八艘編入太平洋艦隊，其餘的二十五艘則全部配屬於歐洲。蘇俄遠東艦隊最新式的水面作戰艦艇爲克瑞斯塔二世級 (Kresta II class) 的攻擊巡洋艦，排水量達七千五百噸，除裝有 SSN—10 型四聯裝的飛彈發射器兩座外，還有 S AN—3 型的三聯裝者，其他反潛設備、魚雷發射管等武器亦均齊全。由於該艦之某些武器可以裝置核子彈頭，因之其威力已超過傳統火炮之最大口徑所能發揮的極限。去年十一月下旬，日本防衛廳發現一艘三千五百噸的克里瓦克型 (Krivak) 驅逐艦正穿越對馬海峽向北行駛，顯示蘇俄仍在繼續增強太平洋艦隊。這種軍艦爲首次在遠東地區被自由國家所發現者。由於該型艦之性能優越，時速可達三十八哩

不僅裝有艦對艦和艦對空的飛彈，而且還可從事反潛任務，故更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毛共也為此叫罵不已。

蘇俄太平洋艦隊排水量最大的作戰艦艇，為一萬九千二百噸的重巡洋艦塞尼亞溫上將號（Admiral Seryavin），現為蘇俄太平洋艦隊司令斯米諾夫（N. I. Smirnov）將軍的旗艦。該艦一度經過大修，將甲板後部的傳統火炮拆除，而改造成直升飛機的降落台，並加裝 SA—N—4 式的艦對空飛彈。由於該艦通信設備優良，極宜於作指揮艦使用，故曾代表太平洋艦隊遠航至印度洋一帶活動，並從事連續之友好訪問。塞尼亞溫上將號軍艦，在艦型上屬於史瓦德羅夫級（Sverdlov class）者，蘇俄目前共有史瓦德羅夫級的巡洋艦十二艘，其中常駐於太平洋艦隊者有三艘。就以上所述諸事實來看，證明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來，蘇俄的新型軍艦不斷地加入太平洋艦隊，使得太平洋艦隊的實力不斷在擴充中，相形比較下，美國在遠東的海權實力遂漸趨衰落了。所幸迄至目前，蘇俄尚無航空母艦在太平洋艦隊服役。但蘇俄正於黑海建造四萬噸級的航空母艦基輔號（Kiev），一旦蘇俄新航空母艦建造完成而調遣至太平洋服役，則不難推斷其必將對美國的西太平洋海權影響力產生實質的「中和」作用。目前蘇俄遠東艦隊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在從海參崴以迄馬六甲海峽的這一遙遠路程中，蘇俄並無任何固定的港口，可供其長期泊駐。必須待進入印度洋後，始能在孟加拉灣一帶尋得臨時的停泊地。蘇俄之所以積極圖謀越南的金蘭灣，其故即在此。不過在南、北越尚未完成澈底的統一前，蘇俄欲達成此一企圖，顯然有其障礙存在。縱使在南、北越完成統一之後，越南共黨是否願意因對蘇俄的此一讓步而開罪於毛共，現在尚難下斷言。

三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處境

由於蘇俄艦隊不斷地在日本海附近增加活動，致使美國維持日本海的海權優勢日益艱難。蘇俄艦隊經常出入日本附近的海峽，次數相當龐大。據日本估計，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這五年間，蘇俄平均每年要通過對馬海峽一百二十三次，宗谷海峽一百零九次，津輕海峽五十一次，合計每年二百八十三次，平均不到兩天即有一次蘇俄的軍艦穿越日本各處的海峽。在這種俄艦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

頻繁活動的情勢下，反觀美國的第七艦隊卻不斷地在削減中。目前第七艦隊的總噸位祇有六十萬噸，僅相當於蘇俄太平洋艦隊總噸位的一半。蘇俄在太平洋區部署了三十艘的核子潛艇，而美國却祇有五艘。美國在艦艇類型上唯一佔有優勢的，為美國在太平洋有三艘航空母艦服役，但自去年年底小鷹號（Kitty Hawk）調回美國本土後，就只剩下中途島號（Midway）和奧瑞斯干尼號（Oriskany）兩艘航空母艦了。以西太平洋如此廣闊的一大片水域，僅以兩艘航空母艦負責巡弋任務，其戰力實在有些單薄。蘇俄的太平洋艦隊既以核子潛艇為打擊力量的重心，因而美日兩國在對抗蘇俄西太平洋海權的挑戰上，也是以反潛作戰為主要訓練的基礎。美日兩國為加強抵制蘇俄在東北亞地區軍力的擴張，已計劃成立「美日防務合作委員會」，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於二月底從事日本訪問，與日本國防首腦長談，即著眼於此。蘇俄增強東北亞海軍活動之目的，除了企圖對日本施以壓力外，運用海權形勢，包圍毛共，亦為蘇俄重要謀略之一^⑦。蘇俄無論對日、對美，都不願見其以軍事工業技術或武器裝備支援毛共。蘇俄極為恐懼一旦日本以軍事技術與毛共相互合作，協助毛共改良武器，則終將對蘇俄產生不利。因之，當日本政府透露毛共有意購買心羽工業會社所生產的 US—1 型海岸巡邏機時，蘇俄即大事抨擊，深恐毛共獲得該型飛機。美國遠東海軍的實力雖日趨衰退，但對駐韓美軍地面戰力的加強，則頗為積極。美國除支持韓國軍隊加速推行現代化五年更新計劃外，並將駐韓美軍的舊式核子飛彈，儘速改裝成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目前所使用的最新式的「長矛」型（Lance）飛彈。駐於韓國春川的美軍第四飛彈司令部原已計劃解散，現則不僅毫無解散跡象，反而加強其配備，實足以顯示美國決心保衛南韓，在戰略上乃運用嶄新的武器，以嚇阻北韓的南侵。

平心而論，目前美國駐於西太平洋的軍力已降至保障該地區的安定發展所必需的最低水準，其總額僅有十五萬四千人。這一數字，要比一九六八年越戰最高潮時減少了七十二萬人，也比美國參加越戰前少了九萬五千人。美國在日本的主要基地，由一九六八年的六十二個，減至去年的二十八個；在菲律賓的基地，則由十七個減至六個；在泰國的則由十四個減至二個；在台灣則由六個減至二個。當蘇俄與毛共的軍力均在增長之際，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力水準，至少也應該保持在越戰前的水平，今美軍不但不能在人數上

維持著越戰前的規模，反而比越戰前少了近十萬之衆，無怪乎美國國防部已向參院提出警告，如果國會再繼續作任何重大軍力的削減，則美國勢必要變更現行的前線列島防衛政策，而不得不將美國的遠東防線退至關島以東了。三月下旬，因為美泰兩國對於駐泰美軍的地位問題未能達成協議，泰國政府已通知美軍須於四個月內全部撤離泰國。這對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不能不說是一項重大打擊。目前駐泰軍隊大約有九百人駐於曼谷與廊曼機場，三百人駐於梭桃邑附近的沙邁沙營，一千人駐於拉馬順的電子監聽站，一百五十人駐於喃邦的古卡雷達站，一千七百人駐於烏打甫的空軍基地。在總共約四千餘人的部隊撤出後，祇有根據一九五〇年所簽訂的美泰軍援協定而配屬於美軍顧問團的二百七十名官兵，還可以繼續留駐泰國。雖然泰國外長事後表示，不應將美軍撤退一事與美、泰關係混為一談，並保證泰國不會讓其他大國來填補美軍撤退後的真空狀態，但泰國多年來長期接受美援裝備，不可能在短期間內達到完全的自立，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以前，泰國仍需要美國的彈藥及補給零件。如果泰國不能獲得美國的充分武器支援，則在泰國現有的軍裝備下，不可能長期有效地抵禦北越與毛共的顛覆滲透。近年來，美國對泰國的軍援業已大幅縮減了。由一九七二年的一億三千萬美元，降至一九七三年的四千九百五十萬美元，又減至一九七四年的三千四百萬美元。一九七五年的軍援祇有三千萬美元，僅合一九七二年總額的四分之一。自一九七〇年以來，由於越戰的逐步降低，美國對泰國的重視程度亦今不如昔，反之，美國已有意將東南亞區域的防衛重點轉移到新加坡、菲律賓與印尼等國上。

四 美國未來的戰略角色

越戰的失敗，所給予亞太各國最大的衝擊是，亞太各國普遍懷有一種印象，認為美國當面臨國際危機時，缺乏履行條約承諾所必須的堅決意志^⑧。美國今後欲重振其在西太平洋的聲望，必須要切實履行條約中所包含的義務，不能僅以空洞的抗議和無用的言詞敷衍了事。美國目前對西太平洋的政策尚不能謂為完全定型，不過許多重要的美國人士均曾在若干場合正式或非正式地提出了若干原則。試比較這些原則，不難看出美國未來在西太平洋所可能扮演的角色。美國參議員高德華根據其長期的政治經驗，首先於去年五月提

出了六項綱領，以作為未來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指針，其中包括：(一)美國應以促進彼此間的經濟穩定為目標，而儘力加強與亞太國家的貿易關係；(二)美國應於制定亞太地區的新外援政策中，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自立；(三)美國不應干涉亞太國家的內政；(四)美國應鄭重宣佈，不允許任何國家或集團獨霸西太平洋區域；(五)美國應適時運用其軍事力量，以支持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六)美國應對友邦及敵人分別推行強有力的外交，確使對方充分明瞭美國政策的含意^⑨。福特總統在去年年底於訪問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後，曾宣佈了其「新太平洋主義」，主要重點為：(一)美國的實力乃維持太平洋地區任何穩定的權力平衡的基礎；(二)美日兩國的關係，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的支柱；(三)美國仍然要推行與毛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四)美國繼續保持，並維護東南亞地區的穩定與安全；(五)亞洲的和平有賴於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解決；(六)美國促進亞洲各國經濟上的合作^⑩。吾人試將高德華的「亞太政策六項綱領」與福特總統的「新太平洋主義」兩者加以比較，不難發現高德華認為美國在擬定亞太地區的戰略時，必須首先分辨出敵我間的意識型態，故應對友邦及敵人「分別」推行強有力的外交，以確使對方充分明瞭美國政策的含意。福特總統則僅注意亞太地區的權力均衡的維持，而將意識型態放在次要的地位，故福特總統仍主張推行與毛共「關係正常化」政策。若果如季辛吉最近對美國眾議員之所示，美國尋求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主要目的，乃在對抗蘇俄的擴張，那麼美國在美、毛、俄三角關係中，究竟是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地位呢？筆者認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主任華特於三月二十四日在眾院外交委員會就美、毛、俄三角關係之未來發展作證時，提出了美國對俄、毛外交的八原則，似可充分說明美國在該一奇特的三角關係中所處的地位。這八項原則是：

- 一、美國不介入俄、毛間的對立關係。
- 二、美國不希望俄、毛的對立發展成武力衝突。
- 三、美國亦不希望俄、毛關係再度緊密化。
- 四、美國基於本國的利益，促進改善對俄、毛的關係。
- 五、美國對俄、毛的外交不受另一方國家的干涉。
- 六、美國與俄、毛在思想上、人權上及個人自由等方面的想法不同，美國對此並不置之不理。

七、美國維持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八、美國在推進對俄、毛的外交時，需謀求美國國內的團結。

根據這八項原則看來，美國一方面承認在基本思想上、人權上以及個人自由上，均與俄、毛的看法不同，但這種不同，在目前尚不足以導致美國停止與俄共、毛共的交往，美國固然希望俄、毛間能夠長期對立，但不希望俄、毛間因對立而發生戰爭。華特也明白指出，在美國與俄、毛接觸的同時，必須維持美日間的同盟關係。筆者認為，維護美日間同盟關係之最切實、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美國協助南韓和中華民國堅決對抗共黨的擴張。由於南韓的戰略位置對日本的國家安全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日本民衆目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注意，已比往昔大為增強。根據日本最近的民意測驗，有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人，均認為維持自衛隊有其必要；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均主張確保現在的日美安保條約和自衛隊的防禦體系。日本政府方面認為，如果南韓不幸被共黨所赤化，則日本即將逐漸面臨右派與左派「內戰」的危險。自一九七〇年以來，由於中華民國的勇邁奮發，在各種國防建設上均有可觀的成就，中華民國目前所需要者，並不強求美國給以大量的軍援，而且要求中美兩國間的密切合作，如何能在武器製造的技術上，輔助中華民國能逐步達到自立的境界。「十大建設」的艱鉅工程，不祇是完整的經濟設計，同時也是宏偉的國防建設。筆者相信，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中、韓兩國可以在科技水準上，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提供更為健全的保障。

關於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未來戰略原則，據美國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羅勃密勒所言，亦有五項原則可循，是即：(一)與東南亞友邦繼續保持緊密的關係；(二)保持機動及平衡地位，以使太平洋勢力均衡；(三)與當地國家保持和諧的經濟關係；(四)以美國的豐富資源，提供適量的軍事及開發援助；(五)協助消除危機，解決外來的政治矛盾及敵對行為。自最近泰國決定通知美軍撤退後，在東南亞地區中，祇有菲律賓一國仍有美國駐軍存在。菲律賓為積極對抗外來的滲透與顛覆，已決定實行促使海軍現代化的五年計劃。菲律賓已自美國接受了四十一艘各型軍艦，未來美國還將再給予菲律賓至少兩艘潛艇和十一艘飛彈軍艦。在該項計劃完成後，菲律賓海軍的規模將比目前增大一倍，同時菲律賓的海軍設計發展局也正在研究如何自行造艦。美國未來在東南亞的戰略重點應當要力促東南亞各非共國家間的合作，藉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

以確保貫穿太平洋、印度洋間的重要接連水域。新嘉坡面積雖小，但其所居的戰略地位，遠超過其本身微不足道的領土。在目前東南亞國協五國中，以印尼抵抗共黨擴張滲透的態度最為堅決，印尼無論在領土面積、人口數量以及資源蘊藏上，都可作為東南亞地區的「大國」而有餘。美國在支持印尼國防力量的充實時，必須注意印尼仍為一開發中的國家，美國應當考慮該「島嶼國」的基本特殊國情，如印尼天然的地緣條件、複雜的社會結構以及其工業發展的階段與規模等，方能使外來的軍援、經援發揮至最大的效果。

註① “Text of Kissinger’s Address to Japan Society,” *The Japan Times*, June 20, 1975, p. 12.

註② A. M. Fraser,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Air Force Magazine*, Jan. 1976, p. 34.

註③ Kajumi Kommi, “The Future of Japan in Te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Asian Survey*, April 1974, p. 366.

註④ Ali Moertopo, *Indonesia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inciple of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3), p. 17.

註⑤ Yuan-li Wu, *The Strategic Land Ridge*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47, 1975), p. 2.

註⑥ “Moscow: Drawing the Asian Battlegroun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 31, 1975, p. 29.

註⑦ 拙作，「東亞權力平衡與中美協防關係」，人與社會·三卷四期（台北·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五八頁。

註⑧ 魏鏞，「亞洲地區我們國家的安全」，國際獅子會第十四屆遠東暨東南亞年會，專題討論·第一組，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註⑨ “Goldwater: Coexistence, Detente Are Red Tactics,” *Express News*, May 24, 1975.

註⑩ Gerald R. Ford, “United States Pacific Poli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XXXXII, No. 6, Jan. 1, 1976, pp. 162—63.

註⑪ 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 “Japan and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Domin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 6, 1975.

p. 6.

註② "PI Navy to Be Doubl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17, 1976, p. 2.

註③ Yuan-li Wu,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Singapore* (Wash-

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2), p. 20.

註④ Lt. Gen. Sayidiman Suryohadiprojo, "Territorial Defense in Indonesia," *Army*, Sept. 1974, p. 40.

美國與希土重開軍事基地談判

史逸中

希臘與土耳其同屬「北約」組織國家，美國在此設置海空基地及電子偵測情報站，構成「北約」南翼防衛體系。惟因塞浦路斯島之爭，希、土交惡，美國調處左右得咎，馴致希、土怨尤，對美採取報復手段，迫美撤退基地，威脅「北約」，由是而重開談判，一波三折，予俄共以可乘之機。

一 希、土的地緣價值

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爵士 (Halford J. Machinder) ①，於一九〇四年發表一篇「歷史的地理樞紐」論文，他把歐、亞大陸視作是一個「世界島」(World Island)，其海洋航行所不能達到的地方，稱之謂「心臟地區」(Heart Land)，綜合歷史例證及權力發展，認「誰統治東歐，誰就支配心臟地區；誰統治心臟地區，誰就支配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支配全世界」。揆二次大戰後的俄共領土擴張，東歐諸附庸國組織「華沙公約」集團。一九六〇年前，毛共一面倒，亦唯莫斯科之命是從，並挑動韓戰，問鼎朝鮮半島，拉攏印度，爭奪東南亞，顯示俄共野心，頗多淵源麥金德的地緣理念。

十九世紀至廿世紀初葉，正值英國海權鼎盛時期，麥金德發此妙論，旨在促起對俄帝與德意志民族等陸權國家未來的擴張威脅，提高警覺而有所防範。麥氏書中也引伸出「假使中國人推翻了俄羅斯帝國，征服了它的領土，則他們就可以把一個海洋正面與大陸的資源結合在一起，這種利益是樞紐中的俄國人過去所一向不曾享有的」。是故一九六〇年俄共停止對毛共的軍

經援助，撤退科技人員，不無懷於地緣認識，憧憬十三世紀蒙古西征橫跨歐亞大陸而心懷戒懼②。抑見麥氏強調陸權的優勢，說明歐、亞大陸上不能讓有壓倒性的支配權力出現，否則將失去整個世界的權力平衡。

麥金德晚年，曾遭到美國學者的批評異議，許多研究性的文章披載於美國「外交季刊」上，其中可以斯派克曼 (N. J. Spykman) 教授為代表，彼分析麥金德所謂「心臟地區」，即令有了公路、鐵路和航空的便利，但其三面還是面臨着海洋的交通障礙，而大陸邊緣及沿海島羣，則富於「兩棲性」行動自由。因此，他把環繞歐亞大陸海岸及一系列島羣劃為「內新月形地帶」(Inner Crescent)，又稱「邊緣地區」(Rim Land)，世界海洋中的美、澳、非三洲則構成「外新月形地帶」(Outer Crescent)，且在海洋優勢的條件下，「邊緣地區」亦形成一個巨大的緩衝地帶。其結論是「假使對於舊世界的權力政治要擬定口號，應該說：誰控制邊緣地帶，誰就支配歐、亞大陸；誰支配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世界的命運」。這一思想基礎，隨二次大戰後迄一九四七年美國揭櫫「杜魯門主義」，實即對來自歐、亞大陸俄毛共黨擴張威脅，執行遏制性「圍堵政策」。

希臘與土耳其，位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邊緣地區，一九五二年參加「北約